

第一章 穿越到貧窮之家

這世上應該沒有比她還倒楣的人了吧？

看著沒有一粒米，早已覆滿灰塵的米缸，夏以煙好無奈。

她的本名叫江采煙，在現代是名醫藥研究所的助教，為了研製新藥，特地飛到四大藥都之首的安徽亳州搜集藥材。

因為少了一味藥，聽當地人說，山上有戶人家有在種植，她瞧著天未黑，便依著那人報的路逕自上了山，誰知半路竟下起滂沱大雨，她一個腳滑，就這麼跌下深不見底的山谷。

本以為這一摔，不死也殘廢，可沒想到她竟然穿越了，附在夏以煙這個雖已十五歲，卻面黃飢瘦，看著像十二、三歲的小女孩身上。

不幸的是，夏家沒銀子沒米，生活條件簡直是差到不能再差，而夏以煙沒爹沒娘，卻有一雙年僅六、七歲的弟妹得照顧。

至於她穿來的朝代，並不屬於平時所熟知的歷史。

這塊大陸叫「天歷大陸」，共分四個國家，分別為——東耀、西楚、南疆、北寒四國。

每個國家都有它們的獨特之處，西楚多礦山，是個富到流油的國家，幾乎每座山都藏有驚喜，今日發現了座鐵礦、明日又挖了座銀礦的情形屢見不鮮，這些富饒的產物讓西楚的國力與兵力一直處於四國之中的第一。

南疆則是個雨林茂盛、盛產毒物的國家，溫暖濕潤的氣候造就植物快速生長，同時，這些植物為雨林中成千上萬的物種提供了食物和庇護所，若是讓夏以煙來看，南疆的雨林就是座巨大且天然的藥廠。

在現代，有許多藥物的原材料都是在雨林中找到的，科學家相信更多疾病的解藥將來可以在雨林中找到，然而南疆沒有現代的技術，只知這雨林的毒物繁多，雖說能帶給他們豐富的產物，卻也是致命所在，更別說雨林地區往往有大河流過。南疆有一條能與亞馬遜比擬的寧江河，那河流捍衛著南疆的國土，讓人難以攻陷，可一年之中有幾個月會暴發洪水，以至於在四國之中，南疆反而是生活最困苦的國家。

而北寒，顧名思義，處於氣候嚴峻的北方，那裡有著一片連綿高聳的群山，正是赫赫有名的冽霧山脈。

冽霧山上的皚皚白雪終年不化，傳說中，由於北寒的祖先在遠古時期不斷地侵犯周圍的部落，並不服上神的管教，令眾神憤怒，於是降下了災禍。災禍過後，眾神被冰封進連綿數千里的山地，叫後世的子孫永遠生活在這一片貧瘠的土地上。北寒雖因土地貧瘠，糧食不豐，可冽霧山脈裡野獸繁多，且比起其餘三國都要來得兇猛而巨大，因氣候的緣故，身上的皮毛十分漂亮且稀罕，這讓北寒的皮草名聞天歷大陸。為了在這片貧瘠的土地上生存，北寒人民的身材比其餘三國來得高大且強壯。

至於東耀國，則是個四季如春的國家，在天歷大陸上有魚米之鄉的美名。雖然東耀沒有西楚有錢，也不像南疆有座雨林，更沒有北寒的那種山脈，甚至於東耀在

天歷大陸的版圖中是最小的。

然而這個小國家卻掌握著整個天歷大陸近七成的米糧，可以說是握有整個天歷大陸的糧食命脈。人可以不裝飾寶石、可以不穿戴皮草，就是病了也不見得要吃藥，可萬萬不能缺的便是糧食。

要知道，東耀光是一個州城，每年就能產糧幾百萬石，當然，這是在沒有天災的時候。而東耀四季分明，就算遭逢旱災，往往不過一個月就會降下大雨。

也因此，東耀小歸小，卻是各國最覬覦的對象。

所幸四國各有所需，且貿易往來頻繁，加上皇室流傳著百年的聯姻傳統，倒也相安無事，雖小紛爭不斷，卻沒發動什麼大型戰爭。不過近期，鄰近東耀的南疆變得野心勃勃，一心想佔領東耀國土。

夏以煙正是東耀國的國民，她十分不幸，一穿來就遇上了百年難得一見的旱災，這旱災至今已有三個多月之久，若非東耀多糧，幾乎人家中都有儲糧，災情早已遍佈各地。當然，有餘力儲糧的，大多是日子好過一些的人家，而夏家很不巧的，並不在其中。

「一粒米也沒有，老天爺又不下雨，日子可怎麼過呀……」夏以煙支著下顎，發愁的望著空空如也的米缸。

當知道自己穿越時，她內心除了晴天霹靂還是晴天霹靂，怎麼也想不透，這樣的事為何會發生在她的身上。

她試著找回去的方法，而最簡單的方法就是——怎麼來怎麼回去。於是她跑到了山上，想再摔一次，看能不能回到現代。

可當她真的跑到山上，看見那黑黝黝、深不見底又陰風陣陣的山谷時，她頓時覺得，回不回去似乎也不是這麼重要嘛……

因為自己沒用，跳不成山谷，她得找其他方法，於是她絞盡腦汁想著那些穿越劇，試圖用各種方法穿回去，誰知半點用也沒有，反而嚇哭了一雙弟妹，她只能無奈的消停，不再作死。

既然認了命，她也就放棄了回去的念頭，心想，電視劇、小說裡的穿越女主角個個厲害，且自帶光環，不是有一技之長就是帶有空間，那麼她呢？

說到一技之長，她也不知道稱不稱得上，前世她是醫藥研究所的助教，且家裡是開藥鋪的，所以要辨識藥材她還能行，可懂藥不代表懂醫，想要和電視劇、小說裡那些威能全開的女主角一樣，靠著醫術發光發熱、發財致富，那根本就不可能。至於空間，她從頭到腳瞧了一遍又一遍，除了看見一個瘦不拉幾的小丫頭外，什麼也看不出來，像是意念啦、夢裡入福地啦，通通和她無關，她就是個普通的鄉下丫頭，什麼都沒有。

沒有好的家世，沒有一技之長，也沒有任何的特異功能，確認這一點後，夏以煙除了認命還是只能認命，至少她還活著，這就夠了。

既然認了命，夏以煙除了要養自己以外，還有一雙弟妹要養，她只能想法子渡過眼前的困境。

可是，任憑她想破了頭，也想不出個所以然來……

「阿姊……阿姊……」

就在她想到險些腦袋冒煙時，屋外突然傳來一陣軟軟糯糯的叫聲，讓她下意識的露出一抹笑，朝來人迎了去，「卉兒。」

若說夏以煙來到天歷大陸後有什麼牽掛，那絕對的她那一雙弟妹，夏以松和夏以卉。

夏以松和夏以卉是對雙生子，今年七歲。在這醫學落後的朝代，懷雙生子本就兇險，他們的娘正是因為生下他們時難產，身子骨虛，後來重病纏身離世。

而他們的爹，為了要養活三個娃兒，只得日夜操勞著，一次上山打獵，不小心摔落山谷，人是救回來了，可因傷勢太過嚴重，沒幾日就去了，那時夏以煙不過才十一歲，一雙弟妹也才三歲。

夏以卉一路跑進來，一張消瘦卻精緻漂亮的小臉紅撲撲的，見到長姊，開心的朝她撲去，抱著她的大腿喊著，「阿姊，卉兒找到食物了！」

食物？

這兩個字讓夏以煙眼睛一亮，直問：「真的？在哪？快帶阿姊去瞧瞧！」

雖然烤番薯別有一番風味，可天天啃，再美味的東西都如同嚼蠟，更何況他們就快要連番薯都啃不上了，再不開闢食物來源，姊弟三人恐怕要去當乞兒了，因此，當夏以煙聽見小妹找到食物時，才會這般的開心。

可惜她開心得太早了……

「就在這！」夏以卉小心翼翼的張開滿是髒汙的小手，手心裡有個小布巾，她將布巾攤開，一臉驕傲的獻寶，「阿姊，你瞧，這是卉兒找到的哦！」

看著她手上那一團黑不溜丟、還在蠕動的東西，夏以煙粉臉一抽，感覺到一股惡寒從脊梁骨竄起，她倏地跳開一大步，顫著手指著那團東西，問：「這、這是什麼玩意？」

夏以卉沒發現阿姊難看的臉色，如數家珍的數著，「這是蜂蛹，這是蝦巴蟲和椿象，還有拉拉蛄和——」

夏以煙還沒聽完，另一個小小身影也飛奔而來，開心的大喊，「阿姊，松兒找到食物了！」

一聽不必吃蟲子，夏以煙眼睛一亮，「在哪？」

夏以松高舉手中的竹簍，開心的說：「就在這。」

「阿姊看看。」她萬分期待的接過竹簍，興奮的打開，只要不讓她吃蟲，她吃什麼都好。

然而當她看清裡頭發出「嘶嘶」叫聲的生物時，她臉上的笑容再也維持不住，直接崩裂。

可惜兩個小傢伙感覺不出阿姊的恐懼，興沖沖的拿著戰利品前去處理，待兩人把處理好的食物放在夏以煙面前後，她簡直要尖叫出聲，寧可餓死也不碰這些玩意兒。

可最後她還是在兩個小傢伙的淚眼攻勢下妥協了，含著淚水揚著笑，吃下這足以令她連作好幾晚惡夢的一餐。

月色朦朧，繁星滿天，農村的夜晚，除了蟲鳴與狗兒偶爾的吠叫外，沒有一絲多餘的聲響。

夏以煙支著下顎，坐在屋外的空地上，望著像是灑滿閃閃發亮的珠寶的星空，神情有些呆愣。

想到明日還得吃夏以卉不知從哪掏來的蟲蟲大餐，夏以煙頓時覺得人生毫無彩色可言，十分鬱悶。

再這樣下去不行，之前是因為她身上有傷，沒法子賺錢，也沒法子覓食，得讓松兒和卉兒這兩個孩子養著她，現在她好了，自然得擔起長姊的責任，不能再讓他們吃苦了。

最重要的當然是，她不想再吃蟲子了！

可是，她要怎麼賺錢呢？

東耀這一場旱災持續至今，雖然期間有零星降雨，然而這一丁點的雨壓根是杯水車薪，解決不了問題。

早先他們還能刨些野菜，這一個月來，別說是野菜了，就是蟲子都快讓村民給抓光光，半點不剩。

她思前想後，只想到和原主一樣，去山上找找看有沒有藥材，拿到城裡變賣。

然而因為有著原主採藥摔下山谷的經驗，家裡兩個小傢伙死活不讓她再去，只要她稍微提一提，兩人就嚎給她看，弄得她不敢多說。

唯一能賺錢的路子被堵死，她一個女人，肩不能扛、手不能提的，實在是想不出有什麼出路能養活她們一家。

「該怎麼辦呢……」夏以煙唉聲嘆氣了好一會兒，依舊想不出辦法，只好無奈的拍了拍身上那滿是補丁的裙襬，回屋睡覺去。

夏家的茅草屋很小，總共也有幾坪的空間，一共兩間房外加一個小灶房，連茅廁都沒有，只能用恭桶。

進屋後，夏以煙先繞至弟妹的房間，替他們蓋妥被子，撫了撫那可愛的小臉蛋後，才回到自個兒的房間。

她脫去外衣，躺上榻，雖說現下是夏日，可夜晚倒不似白日那般炎熱，微涼的風透過破損的窗戶吹拂而來，本以為又會難以入眠的她不一會兒便沉沉入睡。

四周十分的安靜，除了夏以煙平穩的呼吸聲以及偶爾的蟲鳴外，什麼聲音也沒有，然而就在這時，一道突兀的聲音劃破了這份靜謐。

「這黃毛丫頭就是我要等的人？」一道略帶囂張與鄙夷的聲音從夏以煙頭頂傳出。

「如果時辰沒錯，應該是她沒錯。」另一道聲音篤定的說。

「確定沒錯？」那囂張的聲音十分的嫌棄，不放棄的再次確認。

被人質疑，另一道聲音沒回答，而是手一揮，一道白光閃過，一本破舊的古書憑空出現在夏以煙的頭頂上。

「後坑村夏氏之女夏以煙，卒於天歷丙午年乙未日申時一刻，於酉時三刻重生，重生之時，額間浮現萬獸之印，萬獸齊吼，乃萬獸一族之命定天女……」

話落，白光拂過夏以煙的額頭，一抹若有似無的鳳印緩緩浮現，那鳳身似火，色澤豔麗，由細緻的絨毛包覆，一雙鳳目緊閉著，宛若正在閉目歇息一般，栩栩如生。

看到這一幕，那道囂張的聲音怪叫了起來。

「居然是雛印？不對，還是個發育不良的雛印，牠的鳳翎呢？怎麼沒見著？老子等了近萬年，等到的居然是這樣的貨色？墨梟，你算了幾千年，就算了這麼個破爛玩意？」

墨梟冷然道：「燄衍，別挑剔了，等了近萬年，再等下去，你萬獸一族就真要消失了。雖說是雛印，卻是命定之人，以你的能耐，只要好好栽培，定會成為金鳳印。」至於要多久的時間才能蛻變成金鳳，他可就不知了。

「你讓老子教這麼個破玩意兒？你怎不自個兒收？」燄衍怒了，屋內的氣溫驟降。本是炎炎夏日，突然冰冷凍人，睡夢中的夏以煙柳眉微擰，手臂上浮出一層雞皮疙瘩，單薄的身子有些瑟瑟發顫。

萬獸印一共有四個等級，分別為金印、赤印、青印以及最弱小的雛印，而其中的金龍印及金鳳印，只會出現在萬獸一族的聖子及聖女身上。龍、鳳之印不會同時出現，一個朝代只會有一個聖子或聖女，得此印者，將會是萬獸一族的至高者。在上古時期，想他萬獸一族也是叱吒風雲的四大天族之一，若非四族經歷了一場惡戰，幾乎覆滅，留下的要麼血脈駁雜，要麼血統不正，他何必一等就是上萬年？好不容易墨梟算到東耀將會出現一名擁有鳳印血脈的聖女，沒想到人是找著了，可這丫頭擁有的卻是最低等的雛印。是雛印也就罷了，畢竟萬獸血脈流傳至今，早已稀薄到幾乎沒有，能激發出雛印他就該偷笑了，可偏偏這雛印是個次貨，沒有鳳翎的鳳印，充其量只能稱得上是野雞！怪不得這丫頭重生時，鳳印召來的不是萬獸齊吼，而是萬蟲鑽洞。

這樣的資質，讓他怎麼教？

他可是萬獸一族至高無上的守護獸，紳尊降貴已經很憋屈了，還得教一個次貨，若是傳出去，他哪還有臉面？

墨梟冷哼，「我要是能收，豈會輪到你。」他倆種族不同，傳承也不同，他需要的不是供奉，而是奉獻，奉獻生機，他如何能收萬獸一族的族人？更別提他早知燄衍那死要面子的個性。

他又說：「你放心，沒人能知道這件事，四大天族如今也就剩你我二人，我是絕對不會笑話你的。你運氣好，在歸墟前還能撈到個擁有聖女資質的傳人，就算是次貨，也比沒有好。別忘了，你如今的靈念連化形都沒辦法，若是再等下去，沒有聖女的靈念供養，你遲早會成為一把灰燼。」

他是萬物一族的王，與燄衍在上古時期本是死對頭，然而在經歷過上古大戰之後，族人幾乎滅絕，就剩他們兩人。

他們一開始依舊針鋒相對，可鬥了幾千年，就算有再大的仇恨，也被時間的洪流

給淹沒了，畢竟除了彼此，他們再也沒遇到其他看得上眼的族人。

燄衍運氣好，找了個聖女，細心培養，說不定能恢復上古時期的靈念，達到顛峰狀態，至於他……

想到那個如白雪一般純真的女子，他心一痛，那雙漂亮的紫瞳覆上一抹灰。

聽墨梟這麼一說，燄衍不吭聲了，好半晌，才又嘴硬的說：「再等等吧，瞧她那模樣，都快養不活自己了，若她能活下來，並長進一點，本大爺再考慮要不要收了她。」

他是上古存留的守護獸，這朝代不像上古，充滿靈念，若沒有族人的供奉，他只能等著殞落，可要驕傲的他去教一個愚材，他還是老大不願意。

墨梟連話都懶得應了，沒見過這種得了便宜還賣乖的傢伙。

「人看到了，走了。」燄衍不耐的扔下話，咻地一聲，便已離去。

墨梟見狀，冷然的看了一眼床榻上的女子，才跟著離開。

直到小屋再次恢復寧靜，被凍得快成冰棒的夏以煙這才驚地驚醒，慌張的四處張望。

「是誰在罵我？」她搓著泛著雞皮疙瘩的手臂，看了看一眼就能掃視完的小屋，確定沒有異樣，這才嘀咕著躺回床榻，「怪了，我明明聽見有人在說話呀……怎麼這麼冷呀……」

早晨，夏以煙頂著兩個黑眼圈起床。

她昨夜作了個夢，夢裡一直有人在說話，她還聽到有人罵她是發育不全的次貨，害得她整晚沒睡好。

夏以煙嘆了口氣，梳洗過後，揹起竹簍出門。

她打算趁夏以卉和夏以松未起床前到山上去尋寶，以免再被扒著大腿不讓她走，又怕兩個小傢伙起來後找不著人，於是繞至古大叔家，想請他照看一會兒，沒想到開門的卻是古大叔的女兒古秀娥。

古秀娥一看到她便是一陣冷嘲熱諷，她什麼也想不起來，自然不想與這人一般見識，轉身要走，誰知這瘋女人攔著她。

她繞過古秀娥，明明沒撞到，古秀娥卻跌坐在地，她好心要扶古秀娥起來，這瘋婆子卻拿起石塊往她頭上砸。

夏以煙沒料到她會有這樣的舉動，冷不防地被砸了個正著，痛得她倒抽了口氣，「嘶——」

她吃痛的撫上額角，發現不僅腫了起來，甚至還微微的滲了些血，內心不禁升起一股怒火。

古秀娥見打中了她，一掃方才的不悅，愉快的拍手叫好，「活該！誰讓妳破壞我和趙順的感情，打不死妳，就讓妳破相！」

古秀娥和夏以煙雖說打小一塊長大，可隨著兩人漸漸長大，她看夏以煙愈來愈不順眼，一方面是因為夏以煙那愈大愈出眾的面貌，讓她心儀的男子對夏以煙一往

情深，導致說親被拒，另一方面自然是因為自家爹娘對夏以煙比她這個親閨女還要疼。

這話讓夏以煙怒火更熾，想要狠狠教訓她的念頭一起，剎那間，彷彿有著什麼衝向她的額間，她感到額間一熱，那股熱流像是要衝出體內似的，熾熱難擋。

就在這時，一道聲音打斷了她就要驟起的變化。

「秀娥！」

這一聲令夏以煙驀地回過神，她下意識伸手拂過有些發燙的額間，卻什麼也沒摸著。

「爹！」

古秀娥見自家爹來了，一反方才的驕縱，委屈的指著杵在一旁的夏以煙大聲嚷著，「爹，她欺侮我，打我又罵我！爹，你一定要幫我好好教訓她！」

古益匆匆趕了過來，他的身後還跟著陳大娘。原來兩人爭吵時，一旁的鄰居陳大娘怕夏以煙吃虧，特地去將古益給找了回來。

一個是親生女兒，一個則是生死之交的女兒，古益左看右看，並沒有為難，而是問夏以煙，「煙丫頭，妳說，這是怎麼回事？」

聞言，古秀娥瞪大雙眼，又氣又惱的喊著，「爹，你不信我？」

又是這樣！每次她和夏以煙起爭執，爹都問也不問就站在夏以煙那邊，她真不明白，到底誰才是他的親生女兒！

夏以煙聽見問話後，原本滿腔火氣倏時消了大半，目光一柔，輕聲說：「沒什麼事，是秀娥對我有些誤會，古大叔，真對不住，讓你跑一趟。」

一聽見「誤會」兩個字，古益當下了然。

他知道自家女兒為了那未成的婚事一直記恨著煙丫頭，他也清楚這事壓根不關煙丫頭的事，是趙順自己一廂情願，煙丫頭對他根本無情，然而秀娥聽不進去，執著的認為是煙丫頭害她和趙順的婚事沒成，為了這事，他也是煩惱不已。

暗自嘆了口氣，古益才發現她一直捂著額，「煙丫頭，妳的頭怎麼了？」

夏以煙看著仍賴在地上的古秀娥。

古秀娥原本氣惱的表情瞬間變得有些心虛，旋即惡狠狠的瞪向她，警告她別多話。見狀，夏以煙勾起了笑，緩緩放下手，露出那滲血的額，引來陳大娘一聲驚呼。

「這是怎麼了？小煙，這……這……」她剛才離開時，兩人可是好好的，怎麼才一會兒，就一個跌坐在地、一個破了相？

陳大娘再認真一看，發現夏以煙額上傷得頗重，而古秀娥雖跌坐在地，看起來倒是沒怎樣。

這一猜想，陳大娘倒是不好把話說出口了，只是同情的看著夏以煙。

古益的臉色不太好看，自家女兒是什麼性子，他再清楚不過，見到那傷口，他張了張嘴，卻是什麼都問不出口，只能滿懷歉意的看著夏以煙。

那愧疚的眼神讓夏以煙嘆了口氣，她軟聲說：「古大叔，我沒事，是我方才不小心磕著了，一點小傷，過兩天就好了。」

她不忍讓這真心疼愛她的長輩為難，於是替古秀娥隱下了罪行。

誰知，古秀娥見她當真不敢說實話，以為她是怕了，頓時翹起了下巴，得意洋洋的從地上爬了起來，得了便宜又賣乖的對她說：「若不是妳動手打我，又怎麼會去磕到？說到底，就是妳自個兒活該。」

這女人！夏以煙心中的火又升了起來，正想開罵，古益已早她一步斥道——
「夠了，給我回屋去。」

他怎麼會不清楚煙丫頭是看在他的臉面，才替秀娥隱下罪行，要知道，一個未出閣的女子居然敢下這般狠手，要是傳出去，還怎麼嫁人？

可惜他就只有秀娥這麼個獨生女，自小如珠如寶的疼寵著，當他驚覺將女兒給寵壞時，這性子早已養成，想改都來不及，他悔不當初，只能努力拘著點。

「爹！」古秀娥氣得跺腳。

「回去！」古益恨鐵不成鋼的又喊了次。

最後，古秀娥惡狠狠的瞪了夏以煙一眼，才轉身回屋。

陳大娘見沒事了，也跟著回屋去。

待兩人都走了，古益才一臉愧疚的朝夏以煙道：「煙丫頭，又讓妳受委屈了，都怪我教女無方，妳放心，我等會兒就進城替妳請大夫，絕不會讓妳留疤的。」

女子破相可是大事，夏以煙不僅不鬧，還替自家閨女掩飾，他若是連這點事都做不到，他良心過意不去。

「古大叔，您別破費了。」夏以煙忙揮手，「這點傷，我自個兒去山裡摘些藥敷著就好，不打緊的。」

她懂藥理，很清楚什麼藥草能祛疤痕，壓根就不需要請大夫。

「妳又要去山裡？」聽她又要入山，古益瞪大了眼，臉上寫著不贊同，「丫頭，妳的傷才剛好一些，這一去若是再出意外可怎麼辦？不行，妳要是有困難就跟我說，我不能讓妳再去冒險。」

古益和夏以煙的父親夏木是生死之交，有一回他和夏木進山狩獵，遇上了隻熊瞎子，那熊瞎子正在追一名過路人，原本不關他們的事，只要小心點避開就沒事，可他因為太緊張，不小心朝那熊瞎子射了一箭，惹怒了那熊瞎子，他嚇軟了腳，若不是夏木引開那熊瞎子，他這條命當場就交代了。

當夏木帶著一身傷回到村裡時，古益抱著他痛哭，告訴他，自己這條命是他救的，往後他要他做什麼，絕不二話，就是豁出這條命也在所不辭。

然而夏木從未要古益做什麼，唯一的要求，就是臨終前拜託古益替他好好照顧那三個孩子。

「古大叔，我早就沒事了。」對於這些阻擋她進山的人，夏以煙有些頭疼，偏偏這些人都是真心關懷她，她只能耐著性子說：「您放心，我不會走得太遠，就是去山邊看看有什麼藥草能採，再說，我這傷也得去採些藥回來敷。」她指了指被古秀娥敲破的口子。

見到那傷口，古益又是一陣愧疚，直說：「古大叔給妳找大夫去，妳就別上山了。」想到上回她摔下山谷的畫面，古益眼都紅了。

他還記得當時在山谷找到她時，人已經沒氣了，他辜負了夏木的期望，紅著眼把

人給帶回村裡，沒想到原本沒氣的人一回到村裡，突然間又有了氣息，這變故驚喜大於驚嚇，對他來說，只要人活著就好，其他什麼都不重要，所以他說什麼也不能再讓她上山。

對於他的執著，夏以煙很無奈，「古大叔，你有你的日子要過，總不能老是幫襯我們——」

「怎麼不行？」古益打斷她，「妳爹將你們託付給我，我自然得好好照顧你們。妳放心，只要有我在的一天，就絕不會不管你們。」

那如果你不在了呢？這話她可不能說出口，於是抿了抿唇，接著說：「我知道古大叔是好意，可你的日子也不是挺好過的，你若是在有餘力的情況下幫襯我們，我會很感激，若不是……你讓我如何心安？」

「再說，我身為長姊，下頭有一雙弟妹，就算不為自己想，也得為他們著想。松兒是長子，之後是要娶妻的，卉兒也是，遲早要嫁人，難不成連聘禮和嫁妝都要你幫我們籌備嗎？」見古大叔張口欲言，她忙又說：「就算你肯，也得顧慮家人的感受，你說是不？」

古大娘和古大叔一樣，一心的對他們好，完全不計較，所以她口中的「家人」指的是誰，她想古大叔肯定能理解。

果然，她最後一句話讓古益啞了聲，沉默了。

秀娥一直對他送米糧和銀子給煙丫頭一家而不悅，直嚷著再這麼下去，她的嫁妝遲早會被他們一家給拿去，為此對煙丫頭的仇恨更深。

他抬眼看著夏以煙那血跡已乾涸的傷口，最後只能悶聲說：「是我沒用……」

夏以煙卻是笑了，她知道少個人阻止她了，「古大叔，你幫的夠多了，你別擔心，我會照顧好自己的。」說著，朝他揮了揮手，往山裡走去。

她耽擱太多時間了，再不快點，家裡兩個小傢伙就要起來了。

古益見她走得急，也不再攔，可就在這時，遠處傳來一陣叫喊——

「小煙！小煙，快、快回去，妳家出事了！」

這話讓夏以煙臉色一變，連問都不問，便轉身朝家裡奔去。

古益見狀，忙追了上去，「煙丫頭，等等我——」

第二章 上山採藥遇傷患

夏以煙離家不遠，加上她跑得也快，不一會兒就看見家門。

家門前，有幾名大漢正圍著夏以松和夏以卉，對著他們惡狠狠的要脅著。

「小鬼！快說，你姊姊去哪裡了？不然我就抓你們兩個去抵債！」

夏以松擋在妹妹身前，小臉滿是驚惶，卻勇敢的不挪一步。

在他身後的夏以卉早已哭花了小臉，緊緊抓著哥哥不放，渾身發抖，不停的哭喊著，「阿姊走了，去哪裡我們也不知道……真的不知道……」

他們原本睡得正香，被這群討債的人吵醒，醒來時就沒看見夏以煙了。

夏以煙不見，他們比誰都慌，可一聽見這些人是要抓她的，他們便咬死她不在，這樣就算他們真被抓走了，至少阿姊沒事。

「我阿姊不知道去哪裡了，我們沒錢，你們要抓就抓，快點！」夏以松小小年紀，

氣勢不小，可仔細一看，便能發現他那小身板正微微顫抖。

他知道有人去找阿姊了，可阿姊不能回來，這些壞人在阿姊昏迷時來過一次，知道阿姊受傷，還不了銀子，便撂下話，說下次若再還不出銀子，就要把阿姊給賣到青樓。

他不知道青樓是什麼地方，偷偷問了二狗子，二狗子說，他娘說青樓都是一群狐媚的女人，專勾男人上門，去做一些不要臉的勾當。

什麼叫做不要臉的勾當他也不懂，卻知道那絕不是什麼好事，所以他不能讓阿姊被抓到，他得趁阿姊沒回來前，把這些人趕緊走。

可惜他才打定主意，便聽見夏以煙著急的聲音——

「松兒！卉兒！」

他還未反應過來，夏以煙已蹲在他們面前，一臉擔憂的看著他們。

「對不住，阿姊不該亂跑，讓你們兩個人在家。你們有沒有受傷？怕不怕？」夏以煙緊張的打量著兩人，見他們小臉發白，一個倔強中帶著害怕，另一個則是滿臉的淚痕，心驟地一痛，將他們緊緊抱入懷中。

三個月的相處，她早已將他們當做自己的弟妹看待，方才聽見他們為了維護她，不惜讓人抓走他們，她感動之餘又覺得前景堪憂。

這個家原本就一貧如洗，現在居然還有人來要債？她突然覺得很頭疼。

兩個小傢伙一見到夏以煙，宛若見到了主心骨，一個放鬆就哭了出來。

「阿姊，妳怎麼可以回來，妳快走！他們說要把妳賣到青樓，妳快點走——」

夏以松哭喊著，不停的推著她。

夏以卉原本緊緊抱著阿姊，聽見哥哥的話，也開始推她，跟著哭叫，「阿姊妳快走！別回來，快點走！」

把她賣到青樓？

夏以煙臉都黑了，窮就窮了，欠債也不要緊，若是真被賣到青樓，她這輩子還玩啥？甭玩了唄！

這一想，她不顧兩個小傢伙的推搡，站起身，環視著眼前一群人，冷聲說：「我們欠了多少銀子？」

為首的漢子長得很是猥瑣，一雙眼肆無忌憚的打量著夏以煙，總覺得三個月沒見，眼前的女孩似乎變得更美了一些。

夏以煙其實生得很美，瓜子臉，大眼睛，丹唇皓齒，明眸善睞，身材雖嬌小，卻玲瓏有致，就是可惜那本是細白無瑕的肌膚因長期勞動及營養不良，有些蠟黃，就連那一頭及腰青絲，也顯得枯黃無光澤。

可這些都掩不去她是個美人的事實，猥瑣漢子早在第一眼見到她時，便對她垂涎不已。

原本的夏以煙美歸美，卻十分怯弱，那膽小的模樣雖然很能勾起男人的征服慾，卻總讓人覺得少了什麼，而受傷之後的夏以煙彷彿蛻變了一般，膽小怯弱不見了，雖然一樣楚楚可憐，卻增添了一股說不清道不明的氣質，堅韌且從容不迫，眉目之間隱隱有著之前從未見過的自信，讓本就心癢難耐的漢子更加心動。

他粗聲說：「一百兩。」

一百兩？這數字讓夏以煙心一沉。

一兩銀子足夠一戶莊稼人家過一個月的日子了，一百兩對他們而言，簡直是天價。但她沒被嚇到，而是穩了穩心神，又問：「借據呢？口說無憑，你說一百兩就一百兩？我怎知你有沒有誑我。」

漢子沒理她，只說：「借錢難不成不用利息？這債你們都欠多久了？沒多收妳利息已經不錯了。我告訴妳，今日要是還不上錢，就抓妳去抵債！」

聽見這話，夏以煙一臉「果然如此」，不僅沒被嚇著，還反問他，「本金多少？利息又是多少？還有，這些年來，我們還了多少銀兩？這些應該都有立字條，我要看借據，否則我一毛錢也不會給。」

明明兜裡一毛錢也沒有，她偏偏說得理直氣壯，畢竟若不想辦法拖延，她今日恐怕真的在劫難逃。

漢子一聽就知道她是沒錢還，非但不生氣，反而露出了抹噁心的笑，「這錢已經寬限妳好幾年了，前陣子妳差點摔死，改天要是真死了卻沒還錢，我豈不是虧大了？總之一句話，一百兩，要是沒有，妳就等著被賣去青樓。」

他知道雛兒值錢，曾帶著青樓的老鵠偷偷來瞧過夏以煙，沒想到那老鵠一見到人就開價一百兩，這天價可著實嚇了他一跳，他怎麼能放過？就算她今日真能還上錢，他也沒打算放人。

見他蠻不講理，夏以煙握緊拳頭，正不知如何是好時，古益趕到了。

「王豐，夏木明明才借了三十兩銀子，且前前後後還了近二十兩，你這利息是怎麼算的？怎麼可能還有一百兩。」古益一到，就擰起了眉。

別人對夏家的債務不清楚，他卻不同，這錢是他陪著夏木去借的，那時夏嫂子難產，需要老參吊命，他們莊稼人家怎麼可能有這麼貴重的藥材，這才會到錢莊去借錢。

這錢莊之前的總管老秦是個好的，可惜調了任，新上任的就是王豐，誰也沒想到這王豐竟是個黑心鬼，三十兩銀子硬是滾成了一百兩。

「怎麼不可能？」王豐見古益道出欠款的情況，依舊臉不紅氣不喘，理直氣壯的喊，「這錢一欠就欠了快三年，咱們寶順錢莊雖然厚道，可也沒人拖欠這麼久，若是你們都有照時間還款也就罷了，偏偏時日到了還不見人影，一再拖延，我和之前那姓秦的可不同，欠債還錢可是天經地義，今日若是還不上，我就是抓人去抵債也是應該的。」

還不上款最好，他正盼著呢！到時賣了一百兩，等夏以煙被破了身，他還能上門去樂呵樂呵，光想著他就來勁。

「你、你這沒道理！」古益不曉得他那齷齪的想法，仍想據理力爭，梗著脖子喊著，「當初我們會到寶順錢莊去借錢，就是看在寶順的利息公道，還款時限寬鬆，那時白紙黑字寫得明白，月息一分，期限三年。離三年還有一個月的時間，煙丫頭也一直有照時間去還錢，若不是前陣子受了傷去不了，怎麼可能會拖欠。且她受傷也不過才三個月的時間，利息怎麼樣也滾不到一百兩，王豐，你分明是敲

詐！」

寶順錢莊算得上是數一數二的錢莊了，雖比不上東耀那遍佈各國的第一錢莊「大燕錢莊」，可在東耀也是排得上名號的，沒想到會這麼黑心。

「說我敲詐？那好，你自己看看這是什麼。」見夏家就剩夏以煙和兩個小孩，上前幫腔的古益又是孤身一人，反觀自己這邊，一共來了四、五個人，要擄個人有何難？

他懶得和他們浪費時間，直接甩了一張借據給古益，「老子今日就是要人，要是識相就乖乖和我走，否則別怪我不客氣！」

古益接過欠條，看見上頭的署名，雙眉立馬皺起，「這不是夏木的借條，你拿錯了。」

拿錯？這話讓夏以煙鬆了口氣，可還沒放下心，就聽王豐一陣大笑——

「這借條是夏傑的兒子打的，他跟我說他們家借的錢全算在夏木頭上，你可別告訴我，你不曉得夏傑是夏木的弟弟。」

古益一聽，眼都紅了，「那個畜生！」

夏木一向愛護唯一的弟弟夏傑，即便夏傑為人差勁，他依舊護著，默默的替那白眼狼一家還款。如今夏木都死了，那可惡的一家人卻還是一如往常，無恥的將欠下的債務強壓在夏以煙一家子身上，那群畜生簡直不是人。

夏以煙聞言一顆心沉到了谷底，她才穿來不久，壓根不知道夏傑是誰，也沒機會問古益自家是否還有親戚，誰知道會攤上這種破事，她從沒想到電視戲裡那狗血劇情會發生在自己身上。

對方不講理，她又手無縛雞之力，打不過也逃不掉，難不成真要被抓去青樓當妓女？

不！她不允許這樣的事發生，與其被抓去，倒不如先發制人，說不定還有一絲生機。

她猛地從竹簍裡拿出鐮刀，指著王豐，咬牙說：「我不會跟你走，明明還有一個月才到還款的期限，且除了我們欠下的錢，其他的我一分都不會給，你若硬要抓人，那我拚著一死也不會如你的願！」

王豐在逼良為娼這一塊可是小有心得，怎麼可能會被夏以煙給嚇著，回過神後便從懷中拿了張紙，抖了開，大喊著，「把人給我拿下，帶她過來蓋手印。」

只要她在紙上蓋上手印，這賣身契便會生效，到時就算他們告上官府也無用。

眾人聽命行事，上前抓人。

古益一見，大驚失色，忙衝上前阻止，「你們眼裡可還有王法？」

「滾開！」王豐手中棍子一揮，那力道之大，直接將古益給打昏。

「古大叔！」見古益為了護她被打，躺在地上動也不動，夏以煙俏臉煞白，便要衝去察看。

誰知王豐見了，竟趁她不備，一把搶過她手中的鐮刀，大笑出聲，「把人抓了！」沒了武器，夏以煙不一會兒就被抓住，不論她怎麼掙扎，都掙不開他們的禁錮。夏以松和夏以卉怎麼可能坐視阿姊被抓，掄起小拳頭衝了上去，對眾人又踢又打。

「放開我阿姊，快放開她——」

「你們是壞人，不要抓我阿姊，快放手！」夏以卉力氣不夠，於是嘴一張，朝王豐用力一咬。

王豐叫了一聲，手一揮，將夏以卉小小的身子給甩了出去。

「卉兒！」夏以松見妹妹被甩了出去，一雙眼氣得紅了，衝向王豐，奮力的猛打。

「臭小鬼，找死。」王豐怒了，木棍便要朝夏以松身上揮下。

「卉兒、松兒——」這變故讓夏以煙眼淚倏地落下，雙眼充滿了恨，在棍子落下之際，她感覺到身上突然湧出一股力氣，眨眼間便掙開了禁錮，衝過去緊緊將夏以松給護在身下，棍子就這麼結實的砸在夏以煙背上。

「唔——」那一棍十分用力，幾乎能打散她全身骨頭，夏以煙忍不住悶哼一聲，想著這棍子若是打在松兒身上，豈不是要他的命？又想到被打倒在地的古大叔以及被甩開的卉兒，兩人也不知傷得如何……

這一想，心頭的恨意越發濃厚，彷彿要爆發似的，那股壓也壓不住的怒火及恨意成了一股熱流，竄至額間，光滑的額在剎那間浮出一抹紅豔似血的鳳凰印記，接著，眾人耳邊傳來一陣尖銳的叫聲。

「這是什麼聲音？」

眾人停了下來，仔細尋找著聲音的來源，不一會便發現來自何處，這一看，全都嚇白了臉。

「王、王王王總管，你、你你快、快看……」麻子臉漢子被眼前的情況給駭到了，連話都說不清。

「看什麼？」王豐正要抓起夏以煙，有些不耐的回過頭，誰知這一看，也傻眼了，「那、那是什麼？」

眾人眼前一陣滾滾黃煙，地面隱隱震動，伴著一陣吱吱喳喳的叫聲，快速的朝他們衝了過來。

「那……那是、是……」侍貢少接近，眾人這才確定自己眼沒花，白著臉大喊，「老鼠！好多、好多的老鼠——」

眼前少說有近千隻老鼠，有大有小，諸如田地裡常見的火田鼴鼠，或是石鼠、褐鼠……正成群結隊的朝他們奔來。

等眾人意識到要逃時，那群老鼠已像嗅到甜美的獵物一般，紛紛跳到他們的身上，朝他們又啃又咬。

「啊——救命、救命呀！」

「不要咬我！快、快點逃——」

眾人一陣慌亂，又是揮又是打，然而甩了一隻，又跳上一隻，那些老鼠像無窮無盡似的，發狠的啃咬著，怎麼也甩不掉，最後王豐一行人只能落荒而逃。

看見這情況夏以煙也嚇傻了，她很怕老鼠，可不知道為何，潛意識告訴她，這群老鼠似乎是來幫她的，不僅沒有傷害她，就連對躺在一旁的古大叔及卉兒，都像有意識似的避了開來，只朝王豐一行人奔去。

她想不透，也沒有力氣去想，背上被打了一棍，加上腦袋瓜不知怎地突然嗡嗡作

響，刺痛不已，像是有把刀不停的往她腦袋裡鑽，痛得她無法承受，在看見王豐他們飛也似的跑了之後，她再也撐不住，身子一歪，軟倒在地。

在意識逐漸模糊之際，她發現耳邊隱隱傳來一陣細小的聲音——

「居然招來這種低下的生物，次貨就是次貨，真是沒用！」

「再低下的生物也有用處，她至少成功自救，況且你瞧，她的鳳印經過剛剛的激發，似乎有提升的跡象，顏色深了不少，照這情況看來，假以時日定能蛻變成金鳳，你就有耐心點，別著急。」

「誰急了？我對這個次貨壓根不抱一點期望……」

次貨……到底是誰一直說她是次貨？

這熟悉的聲音讓夏以煙氣得牙癢癢的，她想看清究竟是誰一再的毀謗她，偏偏睜不開眼，最後暈死過去。

待夏以煙醒來，已是三日之後。

「阿姊！阿姊妳終於醒了……嗚嗚……」見她終於醒過來，夏以松和夏以卉抱著她一陣嚎哭，哭得她既心疼也心酸。

那日古益和夏以卉昏過去，好在沒什麼大礙，很快就醒來，發現昏迷的夏以煙，忙將人抬進屋。至於夏以松因為一直被夏以煙護在懷中，沒什麼事，只是受到了驚嚇。

周遭的鄰居早在王豐鬧事時就躲的躲，跑的跑，不敢多事，於是夏以煙成了見證那突如其來的「鼠患」的唯一一人。

那些老鼠來得太突然，走得太詭異，所以夏以煙沒打算跟人提起，當古益追問王豐怎麼突然離開時，她只能隨口用了個理由給搪塞過去。

雖然王豐被嚇跑了，卻不代表他不會再回來，這次的事讓夏以煙有了危機意識，明白這不是人人平等且事事講理的現代，而是個強權時代。

在這個朝代，你有錢有權才能講理、才不會任人欺凌，而像她這樣無權無勢的孤女，想同人講道理壓根就是天方夜譚，更甚者，只要有人像王豐一樣，動點歪心思，就能讓她萬劫不復。

想到那日險些被賣入青樓的無助感，夏以煙粉拳緊握，低下頭，向一雙弟妹說：

「松兒、卉兒，阿姊得去山裡採藥。」

這話讓兩人止住了淚，開口便要阻止，夏以煙卻早一步說：「咱們沒錢，再不想辦法賺錢，那群壞人還會再來的，難道你們真想看阿姊被人抓走？且你們還在長身體，不能總是吃蟲子果腹，唯一能賺錢的法子，便是去山裡採藥草來賣。」

她話說的很明白，兩個小傢伙張了張嘴，怎麼也說不出反駁的話，左右為難，讓他們小臉垮下，一臉茫然。

夏以煙知道他們的擔憂，愛憐的摸了摸他們的頭，「別擔心，阿姊會小心的，你們記得，阿姊不在的時候，你們別待在家裡，免得那群壞人又跑來，知道嗎？」

「我們知道了。」兩個小傢伙異口同聲的應聲，接著又擔憂的說：「阿姊妳千萬

要小心，早點回來哦！」

「好，你們也是，要小心，別往危險的地方跑……」

姊弟三人叨叨絮絮的又說了一會兒的話，夏以煙才動身，前往後坑村山頭那一片與南疆國相鄰的山林。

說來也奇妙，南疆國的森林多為熱帶雨林，偏偏這座與東耀國相臨的「東玥山」卻是座落葉林與熱帶雨林並存的山林。

落葉林帶最大的特點就是四季分明，氣溫變化十分明顯，在秋冬之時，由於日照漸短，氣溫降低，大部分樹木的葉子變紅或變黃，而大量的脫落到地面上，所以稱為落葉林。

而熱帶雨林的特點則是氣候穩定，一年之中溫度變化少，雨量豐富，並無乾雨季之分，植物種類繁多，而且長得繁茂，森林的層次相當複雜。

這兩種不同的氣候類型居然存在於同一座山，在得知這奇景時，夏以煙可是嘖嘖稱奇了好一陣子。

在前往東玥山之前，夏以煙已做好功課，這座山是東耀和南疆的共有財產，山中有壁壘分明的分隔線，區分著兩國的國土，只要不越線，兩國便相安無事。這幾百年來，東耀的國民安分守己，從不踰矩，倒是南疆國野心勃勃，時不時想越過東玥山侵略東耀，也因此兩國交界之處一向是軍事重地。

雖然夏以煙對臨近南疆那頭的雨林十分感興趣，卻也不敢冒險前往，只在山腳下尋些常見的藥草。

「三七、紫珠草、蒲黃……這山頭的止血藥草還真不少。」看著眼前的藥草，夏以煙開心的彎起了唇。

東玥山還真是座寶山，光是山脚下就有取之不盡的藥草，不知再往裡走，會不會有更珍貴的藥草……

這念頭一起，夏以煙心動了。

抬頭望了望天色，正午都不到，這時候進山天色明亮，危險性小，只要在傍晚前回村，應該是沒什麼大礙。

打定主意後，她將眼前的藥草搜括了一輪，便揹起竹簍，往更深處走去。

夏以煙愈走愈樂，「羊躑躅、茉莉花根、當歸、菖蒲……這山可真是什麼都有，連傳說中麻沸散的藥材都齊了……」

麻沸散為華佗創製，為世上最早的麻醉藥。雖然麻沸散的真正配方現已失傳，不過傳說中所留下的配方仍然足以製出麻醉藥。

她十分高興的沿路採著，之後幸運地找到了幾種十分珍貴的藥草，採得更是起勁。直到背上的竹簍滿到幾乎要溢出來，她才望了望天色，心滿意足的打算打道回府。

「可惜沒找著人參，若是讓我找到一條，別說是一百兩，就是千金都肯定有人收呢。」她邊走邊嚷著，卻也知道百年人參可遇不可求，要知道，百年人參可是有市無價、求都求不來的珍貴藥材。

嚷歸嚷，今兒個有這樣的成績，夏以煙已經很滿足了，嘴裡哼著小曲，慢悠悠的

下了山。

「回去之後將這些藥給炮製一番，明兒個再進城去賣，無論如何也能賣個幾銀兩子吧……」上山之前，她問過古益這些藥草的市價，聽見半斤的三七也不過賣十文錢時，她突然覺得好悲摧。

十文錢是什麼概念？以東耀的市價，十文錢說好聽點，能買幾個包子吃，說不好聽一點，就是連一石米都買不上。

想靠賣藥草掙上一百兩還債？這比天下紅雨還要難。不過，若是能換幾粒包子讓松兒和卉兒吃，倒也不枉她這麼努力地掙錢了。

這麼一想，夏以煙的腳步又鬆快了，想著明兒個若真能賣個幾銀兩子，定要買些好吃的讓家裡兩個小傢伙解解饑。

她急著下山，不知被什麼給絆了一下，摔倒在地，背上的竹簍也給甩了出去，辛苦半日所採的藥草被這麼一甩，散落了一地，讓她顧不得痛，驚呼出聲，「我的藥草——」

她著急的想爬起身，手一撐，卻發現掌心傳來奇怪的觸感，有些柔軟，甚至還有些濕熱……

這觸感讓夏以煙頭皮發麻，緩緩低下頭，果然看見了一具「屍體」，而且不是動物的屍體，那身形一看便知是人。

「唔——」她急忙捂住嘴，四處張望了下，發現周遭除了她之外，就只有身下這具「屍體」，她渾身顫抖的爬起身，一邊爬還一邊唸著，「阿彌陀佛，我不是故意踢到你的，你大人有大量，可千萬別怪我，阿彌陀佛！阿彌陀佛！」

她怎麼會這麼倒楣，連上山採個藥草都能遇上死人，這霉運真不是常人能比擬的……

雖說遇見了死人，怕得要死，可錢還是得賺，她忍著雞皮疙瘩，將散落一地的藥草給一一拾了回來，撿得差不多後，便打算溜了，誰知就在她準備閃人時，腳踝一熱，一股拉力讓她再次跌倒在地。

這一次，夏以煙再也克制不住心裡的恐懼，尖喊出聲，「啊——啊啊啊——」

尖銳的嗓音幾乎響徹雲霄，可惜這荒山野嶺的，就是她喊破了喉嚨也沒人聽見。夏以煙不停的猛踹狂踢，一心想擺脫那禁錮她腳踝的東西，好將自個兒的腳從那

「屍變」的屍體手中搶回來，「放開我！放開我！冤有頭債有主，我、我不過是踢了你一下，可沒害死你，你別死抓我呀……」

夏以煙不停的在心裡唸著阿彌陀佛，暗暗為自己白日遇鬼感到不幸時，一道細若蚊鳴的聲音引起了她的注意。

「水……水……」

「水？我沒水，而且你一個鬼要啥水呀，本姑娘活到二十八歲還沒聽過鬼要喝——」對呀，鬼怎麼會向她討水喝？

噪音戛然而止，夏以煙這才後知後覺的意識到抓著她的不是鬼，也不是個死人。夏以煙大大的鬆了口氣，整個人癱軟了下來，她這才看清抓著她的人。

那是一個男人，身上覆著厚厚的落葉，整個人被枯葉給淹沒，若不是她經過時被

絆了一腳，恐怕此人真要塵歸塵、土歸土，成為這片山林的養分。

眼前的人一看就是落了難，且不論他是為何落難，她只知道自己不是什麼善心人士，她自己都欠人救助了，更別提去救人，尤其是這兒荒山野嶺的，她肯定是果斷走人，然而——

儘管使出吃奶的力氣死命的想扯回自己的腳踝，那握在她腳上的大手依舊動也不動，像鐵鍊子一般，緊緊的禁錮著她，讓她想跑也跑不了。

無奈之下，她只能輕聲喊著，「喂，你、你還好嗎？」

男人沒應聲，動也不動。

難不成被她給踢死了？

這念頭一起，她整個人都不好了，內心掙扎了好半天，這才抖著小手，將覆在他臉上的黑髮給撥開，打算探一探還有沒有氣，然而這一撥，她傻眼了，男人臉上青一塊紫一塊，宛若畫布一般精彩，且那傷一看就是剛造成的。

夏以煙沉默了，她一直知道人的潛力無極限，尤其是瀕臨死亡或深陷恐懼的時候，只是她從不曉得自己的潛力竟這麼大，不過才踢了幾腳，竟把人直接給踹成了大豬頭。

夏以煙心中頓時有了一點愧疚，就在這時，本來動也不動的男人又開口了。

「水……給我水……」

見人沒被她給踢死，夏以煙鬆了口氣，抬眸一瞧，正巧對上他睜開的眼睛。

這一瞧，她有些傻了，這人的眼睛可生得真好，雖然那張臉髒汙不已，還佈滿了她的「傑作」，然那雙眼卻明亮得驚人。

那一雙瞳仁充滿著濃郁的黑，彷彿一塊上好的墨玉，熠熠生輝，在這樣一雙眸子的注視下，周遭的色彩就像失了顏色，讓夏以煙的眼中僅剩下那純然的黑。

而此時這雙烏黑明亮的眼睛正寫著渴望，定定的看著她。

被他這麼瞧著，夏以煙有些不自在，苦著張小臉，嘟囔著說：「你想喝水？不是我不給，而是我真的沒水呀……」

現在大旱，河裡的水少之又少，臨時去找怕也找不著。

聞言，男子閉上那雙彷彿能魅惑人心的眼，動也不動，像是死了心，可依舊不放手。

她發愁的又說：「要不，你先放開我，我回去取水來可好？」

他這麼死抓著她，她就是真想替他去取水也動不了，更何況，她壓根沒打算去，只想趕緊逃離這鬼地方。

話落，男子還是沉默。

夏以煙得不到回應，只得又說：「不然，我先採個果子給你止止渴？」

男人依舊沒有反應，就在夏以煙以為他又昏死過去時，突然感到那抓住她腳踝的力道緩緩一鬆。

她大喜，忙用力將自個兒的腳給抽出來，這一脫身，她立馬頭也不回的跑了，哪裡還管身後之人的死活。

她一路直奔山下，直到看見村子，才忍不住熱淚盈眶。

她突然覺得，就她這霉運，能活著回來，簡直是奇蹟了！

為了不受良心的譴責，最後夏以煙還是決定當一回好人，上山去救人。可她一個人搬不動，只好麻煩古益，趁著天還未全黑，兩人匆匆上了山，將那昏迷不醒的男人給帶回村莊。

「煙丫頭，我瞧這人還是接回我家來的好，妳一個女孩子，照顧一個大男人，實在是……」古益看著榻上那高大的男子，覺得她這樣的安排有些不妥。

知道他是好意，夏以煙卻拒絕了，「古大叔，人是我發現的，也是我嚷著要救的，怎麼好意思再麻煩你？再說，你家中不是還有古大娘和秀娥？這人擋在你那，一樣不妥。且這人傷得重，我們沒有多餘的銀子給他找大夫，好在我多少懂一些藥理，又採了許多藥草，照顧起來不難，若是真不幸……也不好給你家帶來晦氣。」這人傷得可不輕，身上光是被樹枝給刮破的傷口就有十多道，還有一道幾乎橫切腹部的傷口，然而這都不是最嚴重的，最重的傷來自他的後腦杓。

他的後腦杓受到了強烈撞擊，失血過多，若非她正巧採了不少止血的藥草，能不能救的活還兩說，現下就怕他受的不只皮外傷，還有內傷，若是傷到了腦子，她可就真的沒輒了，所以這人到底能不能活下來，還得看他命夠不夠大。

「可、可人也不能擋在妳這呀，這要是傳出去了，妳以後還怎麼說親呀！」古益突然有些後悔幫她救人了，當時聽見有人受傷，腦子一熱就跟著她去攏人，怎知救了人，後續的問題才是麻煩。

古益著急得很，夏以煙倒是一臉無所謂，「古大叔，同你說句真話，嫁人這事我還真沒想法，我父母雙亡，還有一雙弟妹，有誰家願意討這樣的媳婦？就是有，我也不願嫁，再怎麼著也得等松兒和卉兒長大，各自嫁娶，再來考慮。」

最重要的是，古人三妻四妾，與她受的教育格格不入，所以嫁與不嫁，對她來說並不重要。若是能找個一心一意對她好、且能接受她養一雙弟妹，她倒是可以考慮考慮。

古益聽了，張了張口，什麼話也說不出來，因為她說的話句句在理，他無話可說，好半晌才嘆了口氣，「可就是不嫁人，這傳出去名聲也不好聽……」

「名聲有人命重要？」名聲對她這現代靈魂來說，不過就是個屁，她壓根不在意，再說，人都救了，她怎可能為了不能當飯吃也不能當錢花的名聲二字，就把人給扔出去，「古大叔，咱們把人帶回來的時候沒人看見，他又傷得這麼重，不可能隨意走動，若是他命大能好，到時再請他的家人來接就是了，若是命不好，沒了，那就更簡單了，哪裡來哪裡去，咱們埋的時候小心點別讓人看見就是了。」

「……」古益眼角一抽。

敢情這丫頭把人當貓狗在埋？她說的這麼輕鬆真的好嗎……

在夏以煙好說歹說之下，古益這才勉強把人給留下，回家去了。

夏以松見古益回家去了，這才好奇的看著榻上的男人，問：「阿姊，咱們救了人，是不是做了好事？」

夏以煙彎起了嘴角，伸手摸了摸他的頭。「是呀，咱們幫助了有困難的人，當然是做了好事。」如果不算她一度打算見死不救的話。

夏以卉也湊了過來，一雙圓眸亮晶晶的，問：「那我們是不是會有好報呀？」兩人的童言童語逗笑了夏以煙，她一把將他們給攬入了懷中，左右各親了一下，「當然，我們松兒和卉兒都是乖孩子，自然會有好報的。」

聞言，兩人笑得更開心了，「太好了！」

爹爹說過，只要他們心善，多幫助人，就能得到好的回報。他們不需要什麼好的回報，只希望那些壞人別再來就滿足了。

夏以煙與他們吱吱喳喳了好一會，才帶著他們回房歇息，哄他們入睡。

她返回安置房內，看著榻上那睡得不甚安穩的男人。

他身上的傷口太多，有些口子發紅發腫，明顯有著發炎的反應，她採來的止血藥草有大半都用在他身上了，卻因為沒有板藍根、魚腥草、金銀花……等等能清熱抗炎的藥草，這傢伙今晚注定要發熱了。

「把床讓給你也就罷了，沒想到還得當一回看護，唉，我這人就是心太軟，沒法子。」某人誇著自己，再一次把稍早前丟包的行為給忘得一乾二淨。

既然要熬夜，夏以煙便把早上採來的藥草給整理整理，將要水製及火製的藥草分別放好，打算在今夜把該炮製的給炮製好，才不易壞。

夏家很窮，窮得連油燈都沒有，夏以煙只得仰賴著薄弱的月光，在窗戶前靜靜的挑著藥草。

時間一點一滴的過了，天色由濃濃的墨色緩緩轉灰，最後升起一抹亮光，黑夜落幕，取而代之的是燦爛的金陽。

夏以煙就在時不時探著男子額間的熱度，以及炮製著手邊的藥草中渡過了漫長的一夜，當她終於將最後一味藥給處理完畢之後，一夜未眠的頭腦早已昏昏欲睡，最終再也撐不住，螢首一晃，就這麼趴在木桌上睡著了。

她不知，就在她閉上眼的那瞬間，榻上的男子緩緩的睜開了一雙烏黑的眼，迷茫且警戒的看著破舊的屋頂。

這裡是……哪裡？

身上彷彿有千斤重的石塊壓著，讓他無法動彈，又似有火在燒一般，十分難受，唯一能動的便是他的一雙眼，於是她轉動那一雙比墨玉還晶亮濃黑的眼眸，四處張望著。

這一望，便看見了在窗戶下熟睡的夏以煙。

稀薄的朝陽從窗櫺灑進來，勾勒出窗邊少女的纖細與柔軟，少女身著白衫青裙，一頭烏鵲鵲的長髮垂落至腰間，整個人彷彿帶著朝露的海棠花，又好似半睡半醒間的一場美夢，那般的靜謐且美好。

佳人如夢，美不勝收，這是男子腦中唯一浮現的詞彙。

望著眼前的佳人，他第一個想法便是，他在作夢？第二個想法是，既然是在作夢，那便繼續吧，反正他不曉得他人在何處，且更糟糕的是，他似乎想不起來自己叫什麼名字，甚至連自己是什麼身分都不曉得……

這情況不太妙，可既然是夢，或許夢醒之後，他心裡的疑惑就能得到解答也不一定，於是他睜著眼，靜靜的凝望著窗邊熟睡的少女，直到疲憊感再次席捲而來，他才不捨的閉上眼，再次陷入昏睡。

Crescent Family